

蘭 羅 曼 羅

傳 汝 多 悲

譯 元 占 陳



『刊叢記傳人名』

蘭 羅 曼 羅

傳 汝 多 悲

譯 元 占 陳



“刊 載 記 傳 人 名”

Romain Roland
Vie de Beethoven
1903

印翻得不有所權版譯翻寄本
版社日明月一年五十三國民
初版 1—3000 冊
印承廣刷印華建林桂

悲

多

汶

傳

原书空白

「我要證明難行事得當和高尚，
能够就忍這一點忍受不幸。」

悲多汶。

一八一九年二月一日，

給維也納市區。

空氣在我們周圍是鬱悶的。老大的歐洲在一個沉重和敗朽的氛圍裏面痿痺了。一種沒有偉大的唯物主義壓抑在思想上面，而且羈絆著政府們和個人們的行動。世界在它的謙愿和卑鄙的自私心裏死於窒息。世界透不過氣來。——再打開窗戶吧。再讓自由空氣進來吧。呼吸英雄的氣息吧。

生活是艱苦的。它在那些不甘於靈魂的平庸的人是一種每日的戰鬥，而且往往是一種悲戚的戰鬥，沒有偉大，沒有幸福，在孤獨和沉寂中開作戰的。爲貧窮，爲辛酸的家累，爲力量沒有希望，沒有一絲兒的歡欣，在那兒無日地喪失的艱巨和愚蠢的職務，所逼迫，泰半是彼此分離了的，而且連能夠給他們在患難中的弟兄們以援手的慰藉也沒有，這些弟兄不知道他們，他們也不知道這些弟兄。他們該祇依靠他們自己；而有些時候那些最強的也在他們的苦難之下屈膝。他們呼求一種救援，一個朋友

這是爲了應援他們，我企圖在他們周圍集合那些英勇的朋友，那些爲善而受着痛苦的偉大的靈魂。這些「名人傳記」不是爲野心家的驕傲而寫；它們是獻與那些不幸的人的。而誰不是不幸的人呢，到底？給那些受着痛苦的人，奉上那種神聖的痛苦之油膏吧。我們在戰鬥裏面不是獨自的。世界的黑夜爲神聖的光輝所照明。即在今日，在我們近邊，我們剛剛看見閃亮着兩朵最純潔的火燄，正義的火燄和自由的火燄：畢格上校，和貝爾的人民。他們要是未能焚毀那些稠密的黑

暗的話，他們却給我們指示了那條道路，在一下閃電裏面。我們且跟在他們之後，跟在所有孤立的、在所有的國家裏和在所有的世界裏面散開的、像他們一樣奮鬥的人之後吧。搗毀時間的藩籬。復活英雄的民族。

我不稱那些憑思想或憑力量戰勝了的人爲英雄。我稱爲英雄，單心田獲得勝利的人。如他們中間最偉大者之一，我們就在這兒敘述他

那個，所說過的：「我在善良之外不知有別的傑出的標誌。」性格不是偉大方，沒有偉大的人物，甚至沒有偉大的藝術家，也沒有偉大的行動家，却祇有爲鄙陋的羣衆而設的空洞的偶像；時間將他們一道毀滅。成功在我們無關重要。要做到偉大，而不是顯出偉大。

我們嘗試在這裏敘述他們的歷史的那些人的生活，差不多時常是一回長的磨難。或則一種慘怛的命運要在生理上的和精神上的痛苦，窮困和疾病，的鐵砧上面鑄造他們的靈魂；或則他們的生活被蹂躪，他們的心爲看見他們的弟兄所從而折磨的痛苦和沒有名字的耻辱而破碎，他們甘吞食困苦的日常的麵包，而假如他

們是以魄力而偉大的話，這是爲的他們亦以不幸而偉大。他們且莫過於德怨吧，那些不幸的人：人類的優秀份子和他們在一起。用他們的勇猛營養我們卑弱，假如我們是過於懦弱的话，讓我們的頭枕在他們的膝上息一會兒吧。他們將慰藉我們。從這些神聖的靈魂沁出一道靜穆的力量與強勁的善良的洪光。甚至不用扣詢他們的作品，和傾聽他們的聲音，我們在他們的眼睛裏面，在他們一生的歷史裏面，會看出生命從來沒有更偉大、更繁殖、——和更幸福、——除却在痛苦裏面。

居這個英勇的隊伍之首，我們且將第一把交椅給與那個堅強和純潔的悲多威吧。他本人也期望着，在他的種種痛苦之間，他的榜樣可以作爲別的頗遭困苦的人的支持，「而且障那個不幸的人見到一個像他一樣不幸的人，那個入，縱有自然所有的障礙物，却作了他的力量所能作的一切，好成爲一個配得上人的名稱的人，而自己寬慰。」藉多年的奮鬥和超人的努力克勝他的痛苦和完成他的職務——這項職務，如他所說的，是給那個可憐的人類鼓起一點點的勇氣——而歸還，這個

勝利的普魯密退回答一個呼號上帝的朋友說：「人呵，扶助你自己！」

從他的自負的言語得到感召吧。體他的榜樣使人對於人生和對於人的信心復興吧。

羅曼·羅蘭。

一九〇三年，一月。

原书空白

Walten, wo man kann,

Freiheit über alles lieben,

Wahrheit nie, auch sogar am

Throne nicht verleugnen.

盡你的力量行善，

愛自由過於一切，

即使換得一個王座，

也永不背負真理。

悲多汶。

(手冊題詞，一七九二。)

他短小精悍，頸粗，體格健實。一張闊的臉，嫣紅色的，除却臨近他的晚年，臉色成爲病態和黃色的，尤其在冬季，當他成天關起來，遠離田野。一個有力而隆起的額。頭髮十分黑、異常密，而且似乎梳子永未從那裏梳過，到處豎起來，『米雅士的蛇蝎。』眼睛以一種非常的力量燃燒着，使所有看見他的人觸目：大部份的人對於它們的色調却看錯了。正如它們在一張棕色和悲慘的臉上燦耀着一片野蠻的明亮，人通常看見它們是黑色的：它們不是黑色的，却是藍灰

色的。細小和非常深陷，它們在熱情或在惱怒裏突然睜開，并且這時在它們的眼眶裏面滾動着，非常真實地反映着它們種種的思想。往往它們帶着一個鬱抑的目光掉向天空去。鼻子是短的和方的、大的，一個獅鼻。一張細緻的嘴，但它的下唇有突出上唇的趨向。可怕的顎骨，它們可以碾碎核桃。右邊，下頰上有一個深的笑靨，給那張臉一種奇異的不勻稱。『他有一個善良的微笑，』摩塞爾斯說，『以及在談話裏面，有一副往往和藹的和鼓勵人的神氣。反之，那笑聲是使人不快的、強暴和難看的、而且是短促的，』——一個不是習於喜悅的人的笑。他慣常的表情是鬱抑，『一股不可治的憂愁』。拉爾斯搭，在一八二五年，說他需要他的全力去禁制自己哭，看着『他的馴良的眼睛和他們摧心的悲傷』。布奧姆·封·布奧姆塔，一年後，在一家啤酒坊碰到他：他坐在一個角落裏，他吸着一枝長煙斗，而他的眼睛闔起來，像他愈來愈愛做的，當他逐漸接近死。一個朋友對他說話。他愁蹙地微笑，從口袋裏抽出一個談話的小冊子；而且以雙子往往用的尖銳的嗓子，他告訴他把他要問的話寫下來。——他的臉部起變化，或在他的突然的變

威的激發裏，——那些靈感於他是突如其來、甚至在街上發生，並且它們使行人驚詫，——或者當人出其不意聽到他彈鋼琴的時候。他腋上的筋肉突出，他的血管膨脹；野蠻的眼睛成爲兩倍更兇惡；嘴發抖着；他有着一個被他召來的惡魔戰勝了的魔術師的外觀。有如一箇沙士比亞的人物；儲利于士。本奈狄說：「霸王」。

路特微喜。凡。悲多汶誕生於一七七零年十二月十六日，在臘納，靠近哥林，在一所簡陋的房子的一個貧苦的下房裏。他原籍佛拉撻。他的父親是一個痴愚和醉酒的高音。他的母親是女僕，一個廚子的女兒，以及在第一次結婚的一個隨身侍僕的寡婦。

一個嚴酷的童年，它缺乏了家庭的溫柔，莫差特，較幸福，却爲這溫柔所圍伴着。從開始，生活對他顯出像一回愁悶和劇烈的戰鬥。他父親想利用他音樂的稟賦以及將他作爲一個神童予以展覽。四歲，他把他整架幾個鐘頭釘在他的鋼琴前面，或把他攜同一個小提琴關起來，以及用工作磨死他。他險些使他永遠厭棄

藝術。得使用暴力使悲多汶學習音樂。他的少年時代被物質的牽累，賺他的麵包的顧慮，過於早熟的職責，弄得愁黯了。十一歲，他加入劇場的樂隊；十三歲，他當風琴手。在一七八七年，他失去他所愛的母親。『她對我這麼好，這麼值得愛戀，我最好的朋友！噢！誰比我更幸福呢，當我可以說出母親這個溫柔的名字，以及她可以聽到這個名字的時候？』她是死於肺癆病的；悲多汶也以爲自己染了同樣的疾病；他早已經常受苦；而一股鬱抑更附麗到他的病痛上去，比病痛本身更殘酷。十七歲，他當家長，負起教育他的兩個兄弟的責任；他有着要請求裁撤他的醉酒、無力主持家務的父親的羞耻。他們把父親的恤金交給兒子，以免父親將恤金浪費。這些憂愁在他身上遺下很深的痕迹。他却在屈納的一個人家找到一種情重的支持，那人家於他始終是珍貴的，布累寧的一家。那和氣的「洛卿」，布累寧的愛麗奧奴，比他小兩歲。他教她音樂而她也教他學詩。雖是他兒時的伴侶；而且也許在他們之間有過一種相當溫柔的情感。愛麗奧奴後來嫁給威格勒醫生，他是悲多汶最好的朋友之一；而且，直至最後一天，在他們之間不斷存有種和平的

友誼，威格勒和步麗與奴的穩重和溫柔的信，和那忠實的老朋友（Peter Trener Freund）給親愛善良的威格勒（Guter Heber Wegeler）的信，可以證明。當三個人都上了年紀，年紀卻沒有使他們的心的青春冰冷，那情愛更使人感動了。

悲多汶的童年縱使能怎樣愁黯，他對它，對它在那裏消逝的地方，始終保存着一種溫柔 and 惆悵的回憶。被迫離開廬納，而且在維也納度過幾乎他的一生，在那個輕佻的大城市與它的愁悽的近郊裏面，永遠他忘不了那萊茵河流域，而那条威嚴慈愛的大河，unser Vater Rhein 像他喊它，「我們的父親萊茵河」，多麼生動的，實在，幾乎人性的，有類一些思想和一些數不盡的力量在那兒經過的一顆碩大的靈魂，沒有甚麼比在那甜密的廬納更美、更有力和更溫馴，它浸潤着龐納濃蔭和開花的兩岸，帶着一種撫慰的暴力。那兒，悲多汶活了他二十個最初的歲月；那兒形成了他少年的心的美夢，——在這些憔悴地飄浮在水上的草坪，帶着它們霧煙籠罩的白楊，荊棘和垂柳，和果樹，它們灌着它們的根株在沉默和急促的水流裏面，——和，俯低在岸上，慵懶地好奇的，那些村落，那些教堂，甚至那

些墓園，——一面在天邊。那七座帶藍色的山峯在太空描出它們暴風雨的側影，山上矗立着一些頹敗的古舊別業的瘦削和奇異的半面。對這個國土，他的心永遠效忠；直至最後的頃刻，他夢想再會到它，却從未如願。『我的故鄉，我在那裏哪哪墜地的美麗的土地，在我的眼前，始終和我丟下它的時候一樣美麗、一樣明晰。』

一七九二年十一月，悲多汶卜居維也納，德國的音樂中心。大革命爆發了；它開始泛濫歐陸。悲多汶就在戰爭踏進龐納的時候離開那裏。在維也納的路上，他橫過前進對抗法國的希斯軍隊。一七九六年和一七九七年，他把佛烈貝的戰歌譜成音樂：一首「出發歌」和一闕愛國的合唱曲：「我們是一個偉大的德意志民族」（Ein grosses deutsches Volk sind wir）。但徒然他要歌頌大革命的敵人：大革命征服世界，和悲多汶。自一七九八年起，縱有奧大利和法蘭西之間關係的緊張，悲多汶和那些法國人發生密切關係，和法國大使，和剛到維也納的貝那道特將軍。在這些談話裏面開始在他心裏形成民主的感覺，我們在他一生的後